



紅石口

吳夢起著

紅 石 口

吳夢起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部小說的中心內容,是描写山地村庄紅石口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与富农暗害分子所进行的尖銳斗争;中間并穿插了一对青年人的恋爱故事。作品朴素真实,烘托出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热情和山地农村生活的某些特色。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電号583 字數 54,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 $5\frac{1}{8}$ 插頁2

1957年7月北京第1版 195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8200

定價(6) 0.28元

目 次

一	紅石口	1
二	刘永新	5
三	馬进財	10
四	馬三喜	12
五	高二姪	15
六	奇怪	19
七	为什么	25
八	小毛驢	30
九	河边上	38
一〇	要堅強	43
一一	三七分紅	49
一二	怕人的事	53
一三	升大会	57

一四	离家	64
一五	打柴	68
一六	冰道	74
一七	受伤	81
一八	火警	87
一九	高级社	93

— 紅石口

在这一帶有句俗話說：“宁走十里灣，不过紅石口。”紅石口是个山嘴子，背靠着大山，就像那座大山伸出来的一只脚。它把南北大路挡得严严实实的。南来北往的行人，若是穿过紅石口，只有三里地；而順大路奔十里灣，那就得多走七里，轉上一个大圈。可是走路的宁肯多走那七里冤枉路，也不願意从紅石口这兒过，为的是紅石口路太难走了。一进山口，路还平坦，越往上，路越窄，还有些坎坎坷坷的石头崗子。車輛根本就过不去，連走个毛驴都費勁。山上滿是紅楞楞的石头，赶上早晚太陽斜着一晃，錚明瓦亮，就像是一大塊紅宝石。当中有条小河橫着穿过去，直奔了十里灣。在雨季的时候，河水轟隆隆的跟打雷一样，翻翻滾滾地淌下去。这时候別說帶东西、牽牲口，就是空身人走起来也难了。

就在这小河旁边，有个五十多戶的小村庄，村名也叫紅石口。村里人早年在石头縫里，一鍬一鑿地刨出了大大小小約有三百多亩地。后来来了个姓溫的，跟着两个

別着槍的狗腿子。姓溫的帶着官府里發的照，硬說這山是他祖輩傳下來的，就這樣把三百畝地霸去了二百多畝。那年月可忒艱難呀，老鄉們起早爬夜，披星星戴月亮地干一年，臨了連三個月的吃糧也剩不下。不少人只好下了山，給平地上的地主家當長工，成年累月地死受。

直到解放了，進行了土地改革，人們才把自己開出來的地收回來。但土地終究是太少了，再加上地太薄，又零零碎碎的東一塊西一疙瘩，侍弄起來也困難，就仍舊有人按着往年的老辦法，到平地賣工夫去。家里的地，撈給老人和婦女去種，整點白薯什么的，就圖個糊口。

這一年夏天，連着下了五天雨，小河又漲滿了，河身比平時寬了差不多三倍。那小河水嘩嘩地淌着，河水迸濺在石頭上打起了一個個的浪花，沖刷着岸边的小樹和青草。這時候雨已經停了，太陽明晃晃地照着；樹樹草草都顯得特別蔥綠；叫得好聽的畫眉鳥站在樹枝上扑楞翅膀；高興的青蛙在遠處近處一勁兒咯咯咯地叫喚。這山村的人家也熱鬧起來了，有的編整讓雨水沖壞了的籬笆，有的修理地邊的缺口。老田頭也把他那頭小毛驢牽出來，先讓它躺在濕漉漉的草地上打了幾個滾，又牽着它到河边飲水。河水流得太急，小毛驢剛把嘴伸到水里，一個浪花滾過來，它扑嚕嚕打了個响鼻就又把腦袋仰起來了。

老田頭嘟嘟囔囔地罵了一聲，牽着它找了個水流得較緩的地方，讓小毛驢喝足了，然后把韁繩拴在棵小樹

上，就势在树底下一块石头上坐好。他把菸袋掏出来，装
上菸，刚要打火石，一抬头，就見从河那边走过来一个男
人，背着个行李卷。老田头眼睛有些花，他使劲揉了揉，仔
細看，还是看不出模样来。只从那走道的姿势上，觉得是
个熟人。見那人到了河边，一点沒犹豫，把衣裳褲子脱
下来往行李上一掖，一只手托着行李，就下了水。水那么
急，打得他晃了兩晃。但他跟着就站住了，却把老田头吓
出了一身冷汗。他刚想招呼，却見那人已經在水上漂着
了，只露着一个行李卷和一个脑袋。他像是对河道挺熟，
躲着水里的那几塊大石头，斜着奔上了河这沿。老田头
冷丁想起来，这不会是別人，一定是刘永新，紅石口除了
他，別人沒这样的好水性。

老田头拽了拽馱韁繩，看拴得挺结实，就順着河沿往
下流迎着那人走，一边还招呼着：“永新哪，永新哪！”这时
候刘永新已經上了岸，正在穿褲子。听到招呼，抬起头来
看是老田头，急忙把衣裳穿好，挟着行李迎过来。兩個人
見了面，老田头亲熱地拽着刘永新的手，笑嘻嘻地說：“我
說在这时候敢过这条河的沒有別人，一定是你。你怎么
沒过秋就回来了？”

刘永新用塊毛巾擦着臉上的水和汗，一边笑着說：
“田大叔，咱不干啦，白叫她剝削了这几年。”又像想起什
么似的問：“大叔，咱村沒成立合作社么？”

老田头搖了搖頭。停了停又說：“倒是听高广明叨咕

过那玩艺兒。”

“啊呀，平地上到处在成立合作社啦！我当長工那村子，这一挂鋤，就成立了三个。我給她干活的那家富农周小脚，也急眼啦，挂鋤活兒少的时候，飯菜也像了个飯菜的样，也不一天到晚三頓苞米粥了。你猜怎么着？她就怕我辞活兒！哈哈……”他得意地笑起来。

老田头也笑了笑，但跟着就把头低下了，瞅着河水出神兒。

刘永新一边走一边講：“可我就是不干啦，瞧人家旁哥兒們，都鬧到了一起，就像擰成了八股繩子，吓，那是多大的勁兒呀！村里工作組的干部对我說：‘小刘，你还傻呼呼地挨剝削呀，干脆入社吧！’我說：‘道理，我这回算是明白啦，我可是入不这村的社。’‘那是为啥呀？’他們奇怪了，我跟他們說：‘咱不是棵無根草呀，咱还有个家乡紅石口哪！咱也回去跟乡亲们搞合作社去。’就这么的，我就回来啦。雨还正下着呢，他們劝我說：‘晚一晚再走吧，下着雨，就那么澆着走哇？’我說：‘不行啦，我心里急，別回去晚了沒我的份兒。’再加上我越看周小脚臉上那一嘟嚕橫肉就越膩味，去她娘的，我走了，看她那园子找誰侍弄去！”說到这里，他又得意地笑起来。

到了小树下头，老田头把馱轡繩解下来，摸了摸馱肚子，把眼眨巴一陣，像在想什么心事。刘永新扛着行李，催他說：“田大叔，走哇！”老田头唔唔地应了兩声，停了

停，才說：“你先走吧，这驢还没喝足呢！”刘永新惊奇地揚起了眉毛。但他沒說什麼，答应了一声，扭过身去，迈开大步就走了。

老田头一屁股坐在石头上，眼瞅着河水，覺得心里也像这水流似的，没个着落。他想：高广明說的話竟是真的？平地上真的到处開起了合作社？是真的，要不，刘永新干么巴巴地跑回来？

他覺得合作社是个非常难以理解的东西，把什么都归了大堆，連他的小毛驢在內。这能行么？可要是不好，那为什么共产党还提倡这个呢？

那河水嘩嘩地流着，听声音就像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合作社、合作社、合作社……”

二 刘永新

刘永新扛着行李上了河岸，走不远，就到了村头自己的家。那只有半人高的石头牆，有好几处都倒塌了，青草又从那些乱石縫里鑽出来；院子里也到处是齐腰深的草，有一只蝈蝈在草里叫喚；那兩間房子看起来更旧了，房門上也裂了一道大紋。門上的环子扣着，别着一根松木棒棒。他把松木棒拿开，解下环子，推門进了屋，扑鼻冲来一股潮湿气。屋里又陰又暗，屋角挂着大大小小的

蜘蛛網。他把行李放在里屋炕上，揭开缸盖，拿起瓢咕嘟咕嘟喝了一瓢凉水。走出屋子，隔着墙朝西院招呼：“高大孀，高大孀！”就听有一个清脆的嗓子问着：“找誰呀？”跟着墙头上露出了半截身子。原来是高大孀的女兒高二妞。半年多沒見，覺得她比以前更漂亮了，腦門上梳了个刘海，下面藏着兩只忽閃忽閃的大眼睛。她比以前又高了点，也像胖了些。

二妞一見刘永新，就亲热地招呼：“大哥回来啦！”說着兩手一按矮墙，兩腿一飄，就从墙头上跳了过来。

刘永新問她：“二妞，我娘呢？”

“上磨房啦，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啦，大哥？”

刘永新躲着她那亮晶晶的大眼睛，輕輕地說：“我找我娘去。”說着，就走出了院子。

一見二妞，就勾起了他的心事。二妞是他从小就在一起的同伴，打心里說，他喜欢二妞。可是，家里穷呀，二妞的爹高万荣在三年前就把二妞許給村里的富农馬进財的兒子馬三喜了。馬三喜在城里念过几天中学，留着个分头，成天在村里摆来摆去的，对誰也瞧不起，还打算到城里当干部去呢。自己是个大老粗，工夫匠，比不上人家，就只好躲着二妞点吧，免得自己心乱，还省得惹別人說閑話。可是他心里一想起这个就觉得不痛快。偏偏二妞还跟从前一样，一見面就大哥長大哥短的显得那么亲热，也說不清是什么心。

老远就听得磨房里，那多少年前就有了的沉重的石磨，在吱吱扭扭地叫唤。他紧跑了几步，一踏进门槛，就见娘正在用一只手舀了一瓢苞米倒进磨眼里，放下瓢，双手用劲推动磨棍。磨太沉了，推了一下只稍微动了动，娘的脚小，还倒閃的往后退了兩退；娘从新使上劲，才把磨緩緩推动了。

刘永新就觉得嗓子眼發干，眼里也潮呼呼的。看到娘推磨的样子，又想起了比娘的年紀还小得多的周小脚。那臭娘兒們吃得又肥又胖，走起路来就像塊大肥肉在哆嗦，成天东家走西家串的什么活也不干。而娘这么大岁数了，还得自己推磨。他哽着嗓子叫了声：“娘！”

娘站住了，回过头来，看到了兒子。她一只手扶住磨棍，用沾滿苞米面的另一只手拂了拂掉在眼前的白头髮。刘永新走过去，把磨棍接过来。

娘眯着眼看他，半天才担心地說：“新子，你叫人家下啦？”

刘永新把娘扶到一边，他一只手就把磨棍推轉了，用另一只手比划着，說：“她磕头还没留住我呢，还下我！我不干啦！娘，人家誰也不卖工夫了，都入了合作社。咱村有合作社么？”

娘坐在門檻上，眼叮叮地瞅着兒子，說：“听高广明說过要办什么社来着，他还說要写信給你，叫你回来进社呢！”

“真的？”刘永新高兴得把磨都停了下来。

娘笑了，說：“瞧你乐的，快推吧。要不，还是我来推，你走了这么远的路，該累啦。”

“不累，娘。可是，你咋不跟誰借条驴推磨呀？”

“我懶得求人。你娘的脾气你該知道，从来就不願意求人看人家的臉子。这兩年多亏了高广明和二妞子。剛才二妞还帮我推了一陣子呢。那丫头，真是个好丫头。”娘嘆了一口气：“赶多磨你娶上个媳妇，就好了。”

“咱这么穷，誰給呀！”刘永新悄声說。

把苞米磨完，娘兒两个回家弄飯吃。西院高大罐听二妞說刘永新回来了，特意送了点白面来。娘給永新烙了几張餅。放下飯碗，刘永新就披上小褂往外走。

娘問他：“新子，剛回来，还不好好睡睡，天要黑了，上哪兒去？”

“我到高广明那兒去，不太一会儿就回来。娘，你先睡吧，別等我。”說着，就出了院子。

太陽磕山了。刘永新登上了院牆的缺口，往前望去，就見紅通通的石崖子起起伏伏，叫夕陽映着發出一道道的紅光。順着山崖子往上看，老远的大山一層接着一層，有些山头是青色的，有些就發灰。再低下头往近处看，就見大大小小的田地交錯着，像些衣裳补釘似的。白薯叶子鋪展着，稀朗朗的不怎么茂盛。他搖了搖頭，心想：家乡是个好家乡，可是不想办法，老这么混下去的話，也沒

什么指望。

順着一个小崗子走过去，就到了高广明的家。离的挺远，就听见那把破胡琴在吱吱地响了。高广明是村里的党小组长。红石口的党员少，只有三个，所以跟十里灣是一个支部。高广明最爱拉胡琴，但总是拉不好，就像压碾的声音一样的不受听。刘永新越过崗子，看见高广明在門前的比炕大不了多少的場院上，坐着个小板凳，歪着脖子拉胡琴。面前放着張小炕桌，上面摆着一把壺和三个飯碗。

他們打过招呼。高广明拍着刘永新的肩膀說：“小刘，准知道你要回来，还想写信叫你去呢。平地上搞合作社搞的欢吧！”

“那还用說，毛主席指出来的道兒，誰不願意跟着走哇！你們搞的怎样啦？”

“有点門兒啦。今晚上找老孙他們来就为的开个党小组会。你来了正好，就吸收你参加吧！”

刘永新迟迟疑疑地說：“我不参加啦，我有点累，明天再来，反正我也不走啦！”

刘永新慢騰騰地往家溜达，跟遇见的熟人不断地打招呼。他又高兴，又有点不高兴。高兴的是合作社有了苗头，再也不用給别人使喚了；不高兴的是老高人家开的党员会，可自己連个团员都没当上，都是这几年叫穷逼的东跑西奔，生生給就誤了。

在平地上，工作組的同志們把許多道理講給他听了。他給自己下了決心，也要像老高他們那樣——當一個黨員。

路上，他碰見了馬三喜。那小子故意把臉扭過去，脖子挺得高高的。劉永新想：念了兩天書，學會了擺臭架子了。冷丁想起高二姪的事，心里就又別扭起來。

三 馬進財

馬三喜回了家，推開外屋門，屋里黑乎乎的，沒點燈，只隱隱約約聽見東屋有人說話。

門一响，說話的聲音就停了，馬進財粗聲粗氣地問：“誰？”馬三喜懶懶地答應了一聲。推開東屋門，就見田禿子和于得水正在噦噦喳喳地跟他爹商議什麼。

馬進財黑瘦黑瘦的，只有兩只眼睛賊星星似的發亮。他不停地用右手的食指摸着嘴唇上的兩撇小黑鬍，臉上冷落落的看不出什麼表情。馬進財在紅石口得說是個“人物”，以前，只有他跟姓溫的能說上話；也只有他，有自己的大塊的地、園子和兩頭牲口。有時候，姓溫的不在村子，就把家里的事托給他。就這樣，馬進財一天天富裕起來了。他看起來挺和氣，卻又顯得精明，照他的話說：“交情是交情，錢財要分清。”借他的錢，那就有言在先，利息

多点，还得有押头，你爱借不借；到时候不还，就把押头抵上。什么都是事先講清楚了，叫你明明白白的上了当，却什么話都說不出来。借錢，押上地；借粮食，押上青苗；借牲口，还工夫；就是請他代写封書信，也得先請他喝上一盅。

他不像姓溫的那樣，出来进去帶着狗腿子，沒說話就瞪眼；他待人挺和气，張口不是老哥老弟，就是老張老李，显得怪亲热的。所以有人說他：“就是刻薄点，人緣倒不坏。”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手法。其实，他是朝姓溫的那个方向奔呢。他知道姓溫的有势力，当然，有錢也就有了势，可是势力不是憑空来的呀，比如說，沒有个好亲戚硬硬地支着，就是有钱也还靠不住。瞧人家姓溫的，妹妹是省里一个什么官的姨太太，就什么勁不費地把紅石口占了一多半。他狠了狠心，把自己才十七岁的女兒悄悄地許給了四十多岁的姓溫的。姓溫的住在省城，他把这事瞞着，誰也不讓知道。

他想跟姓溫的在紅石口平分天下。

好夢作了几年，解放軍就打来了，姓溫的临走把一切事都托了他。他外表很冷靜，內心却像火燒似的，背着人鼓鼓搗搗地也不知干了些什么。对人显得更和气了，一說話小鬍子就像要飞起来。

土地改革的时候把姓溫的地和財產分了；他的，只动

了点地。他見了人就表示：“分的对，應該把多的地拿出来，共产嘛，我贊成。”

田秃子跟他沾点亲戚，他把另外的那个長工辞了，只留下了田秃子，对外就說是养活穷光蛋亲戚，这是兩有利的事，不能算剝削。至于零零碎碎地叫短工，那是誰也免不了的。現在他有了另一套打算，可是“万变不离其宗”，还想發財。不过这回不是憑势力了，要憑能干，而且还是老規矩——一切合法。

所以土改的时候地分出去了，不到三年，果园子却扩大了一倍。

这几年他一直是順心滿意的。誰想到憑空来了个什么合作社，眼看着他的第二个好夢也要被打碎了。

但他不会就这么乖乖地讓合作社占了先，“瞧着吧，”他惡狠狠地想，“看是你們整垮了我，还是我整垮了你們！”

四 馬三喜

馬三喜把身上的襖衣脫下来，露出里面穿的还印着“平山初中”几个褪色的字的綫背心，順手抄起扇子搨了搨，就像跟自己說話似的嘟囔了一句：“刘永新回来了。”

“回来的真快，”田秃子嘆息着說，“前天才听高广明